

言補城仙集 卷三十六 三、七二  
往乘輿或入旁郡界經旬不返爲守者極病之晚  
眨嶺外無一日不游山

關中自元昊叛命人貧役重岐下歲以南山木棧自  
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前以破產者相繼也公徧  
問老校曰木棧之害本不至此若河渭未漲操棧  
者以時進止可無重費也慮其乘河渭之暴多方  
害之耳公即修衙規使衙前得自擇水工棧行無  
虞乃言於府使得係籍自是衙前之害減半

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庫乘  
勢驕橫至與鈐轄亢禮公使謂之曰遠夷慕化而  
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導之耶不悛當奏  
聞押伴爲之小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公  
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  
使者亟易書稱熙寧時以爲得體吏民畏愛及罷  
去猶謂之學而不言姓

自杭徙知密州時方行手實法使民自疏財產以定  
戶等又使人得告其不實司農寺又下諸路不時  
施行者以違制論公謂提舉常平官曰違制之坐  
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司農是擅造律也若何  
使者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亦知手實之弊罷

言補城仙集 卷三十六  
之密人私以爲幸

公以二學士知定州，定久不治，軍政尤弛，武衛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廩賜，不敢呵問，公取其貪污甚者，配建遠惡，然後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多不自安者，有卒史復以賊訴其長，公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得告軍中亂矣。」亦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公命舉舊典，元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耻之，稱疾不出，公召書吏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漫者。定

人言自韓魏公去不見此禮，至今矣。北戎久和，邊兵不試，臨事有不可用之憂，惟沿邊弓箭社兵與寇爲鄰，以戰射自衛，故相龐公因其故俗，立隊伍，將校出入賞罰，緩急可使，歲久法弛，復爲保甲所撓，公奏爲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長吏以時訓勞不報。

公嘗與某宣德書云：「蒙遣人致金五兩，銀一百五十兩，爲贖軾，自黃遷汝，亦蒙公厚餉，當時隣于寒殍，尚且辭避，今忝近臣，尚有餘瀝，未即枯竭，豈可冒受？又恐數逆盛意，非朋友之義，輒已移杭州作公。」

言不坊仙集  
公私兩全  
意捨之病坊此蓋某在杭日所置今已成倫次歲  
收租米十斛所活不貲故用助買田以養夫民之  
窮者此公家法故推而行之以資公之福壽某亦  
與有榮焉想必不誣至于感佩之意與收之囊中  
了無異也

嘗讀蘇子美六和塔詩有沿橋待金鯽竟日欲遲留  
之語及俸錢塘從塔後觀金魚以爲奇物投餌出  
之不食而沒始悟竟日遲留之意今去子美四十  
年魚潛泳如故可謂壽矣弁州曰魚之壽非以不  
食致然數月不食則腹腹盡消頭恢尾削塊然死

矣金魚有鯽有鯉鯽食淤澱鯉食螺蜆若餅餌之  
類則咸食之然鯽稍奈久以土性可伏故也近者  
西湖金魚惟玉泉最盛大者長數尺投餌則競集  
東坡游金山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驚我  
頑我謝江神豈得已存田不歸如江水蓋與江神  
指水爲盟耳送程六表弟云淨江沂蜀有成言江  
水在此吾不食即此意

文同字與可與子瞻爲中表兄弟子瞻數上書論事  
退而與賓客言亦多以時事爲譏誚與可極以爲  
不然每苦口力戒之子瞻不能聽也出判餘杭與

言補坡仙集 卷之三十一  
可送行詩有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  
及黃州之謫正坐杭州詩語

坡嘗言人言盧杞是奸邪我見鄭公但嫵媚好作一  
對請諸人將去作一篇詩

昔先友史經臣彥輔謂余阮籍登廣武而歎曰時無  
英雄豈謂沛公孺子乎余曰非也傷時無劉項也  
豎子者指魏晉間人耳今日讀李白廣武古戰場  
詩云沈湎呼豎子狂言非至公乃知李白亦誤認  
嗣宗語也嗣宗雖放蕩本有意於盡以魏晉間多  
故一放於酒耳何至以沛公爲豎子乎

嫣然一笑竹籬間桃李漫山總粗俗自然富貴出天  
姿不待金盤薦華屋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  
紅映肉林深霧暗曉光遲日煖風輕春睡足雨中  
有淚亦悽愴月下無人更清淑始知造物有深意  
故遣佳人在空谷元豐間坡謫黃州寓居定惠院  
院之東小山上有海棠一株每歲盛開必爲携客  
置酒已五醉其下矣故作此長篇

元祐中太母下詔云苟有利於社稷予何愛於髮膚  
純夫云此太母聖語也子瞻直書之

子瞻問歐公曰五代史可傳後乎公曰修於此竊有

韓通不朽人也

三百五十一

善善惡惡之志焉。曰：韓通無傳，豈得為善善惡惡公默然通周臣也。陳橋兵變，歸載永昌，擐甲誓師出抗而死。

坡謂范蠡去越不復有為，張孟談為趙襄子滅智伯而去之，耕於負親之丘，可與蠡五湖同風。

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鷄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

太史公言宰我與田常作亂，夷其族，使吾先師之門

乃有叛臣，天下通祀者，容叛臣其間，以為千載不蠲之惑，而引李斯諫二世書，有田常布惠施德，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之言，以明其不叛，然不如司馬貞所辯為長。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而有闞止以爭寵為陳恆所殺，止字子我，與宰予字相涉，因誤云。

坡言人不怕虎者，虎不禁，得其人何？蓋人先見虎，即不怕虎，虎先為人所見，即怕人，如小兒不怕虎者，由不識虎，心不動也。朱子言有一鄉人賣文字，中途過虎，更無避處，曾聞人言虎識字，遂以文字與

虎看而虎自去青瑣高議鄆州有追虎碑父老云  
昔張侍郎守鄆境內有虎害物張令直吏執符追  
虎不往且斬吏別其家痛飲而行果見巨虎致符  
於地虎竊視銜符隨吏至麻

余始赴中山連日風埃未嘗了了見太行也頗以爲  
恨今將適嶺表過臨城道中天氣肅然西山艸木  
皆可數忽悟笑曰予南遷其必返乎此退之衡山  
之祥也作詩志之遂客何人著眼看太行千里送  
征鞍未應愚谷能留柳可獨衡山解釋韓

秋色佳哉想有以爲樂人生唯寒食重九慎不可虛

攔四時之變無如此節者

詩識

坡有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觀云莫欺老病未歸身玉  
局他年第幾人又有過嶺一篇云劔南西望七十  
壘乘輿真爲玉局游後卒於提舉玉局觀

前後惠詩皆未和非敢懶也子由近有書深戒作詩  
其言切至不忍違其憂愛之意所以遂不作一字  
吾兄近詩益工孟德有言老而能學惟予與袁伯  
業此事不獨今人不能古人亦自少也

坡公在館閣因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公憂其及禍  
貽書戒之曰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

言補坡仙集卷之三十六  
之醫疾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  
之疑。又况其有耶？公得書聳然，竟如其慮。

純夫元祐末與東坡數上疏論事，嘗約各草一疏及  
東坡訪純夫觀所作疏，遂書名於其末，云某不復  
自為疏矣。純夫再三求觀，竟不肯出，云無以易公  
者。東坡別和純夫月研詩，上書挂名，豈待我獨立  
自可當雷霆蓋紀實也。

王凌謂賈充曰：汝非賈梁道之子耶？乃欲以國與人。  
由此觀之，梁道之忠於魏也久矣。司馬景玉既執  
凌而歸，過梁道廟，凌大呼曰：我大魏之忠臣也。及

司馬景王病，見凌與梁道，守而殺之。二人者可謂  
忠義貫於幽明矣。然梁道之靈獨不能已子元之  
奸，至使首發成濟之事，予戲為小詩云：嵇紹似康  
為有子，郗超叛鑒似無孫。如今更恨賈梁道，不殺  
公閻殺子元。

衛端木叔，籍其先貲，放意所好，及病，無藥石之儲，歿  
無瘞埋之地，禽滑釐笑其狂，而段干生以為德過  
其祖。賜漢楊王孫家，故富饒，厚自奉養，及病且歿，  
令其子裸葬，以及吾真。祁侯諫弗聽，而班史以為  
賢於秦始皇。淵明詩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

言補城仙集 卷之三十六  
其二人之類與東坡曰寶不過軀軀化則寶亡矣  
人言淵明不知道吾不信也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  
不力門者出之坡謂天下事有倒行而逆施者以  
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  
也

蘇黃門旣南遷遷居許下杜門不通賓客深居宅南  
鼓竹中竹間構小亭有蜀人遠來彌旬不得通關  
人使候之竹下旬日一出蜀人趨謁黃門驚訝慰  
勞甚懼曰姑待我于此飄然而入竟不復出東坡

聞之曰子由直欲踰垣閉門矣

東坡海南歸人有問者荅曰此乃予骨相所招少時  
入京師有相者云一雙學士眼半箇配軍頭異日  
文章雖當知名然有遷徙不測之禍今日悉符其  
語矣

某年十三歲時見東坡過先君具言世有豪俠之士  
隱而不見于世者吾鄉有隱君子失其姓名世居  
眉山之中坡即塋時會期已迫而墓碑未足謀之  
人人皆曰當往見此君則力可辦也但多游獵不  
在又所居山林夏絕亦未易到試往圖之坡凡兩



言補城仙集 卷之三  
日始得至，又俟日暮，伏於道左，乃見其從數騎，歸蓋華整，少年郎也。既下馬，始通謁。少年易服出外，執禮無違，坐詢所以。坡具以告，少年曰：「易事爾已，具飯且宿於此，當令如期辦所須。」少頃，數青衣童跪進盤飧，皆是日所擊鮮也。進酒數大白，飲啖若無人食，兼數人飲畢，從容就榻。翌日遣僕馬送坡下山，三日無耗。明日且下手破土，是夕至晚，磚猶無一口坡，甚歎悔。至明日曉，視其墓地之側，則五萬口斬斬然羅列矣。衆皆驚歎，事畢再往謁謝，卒不得見。送所值亦不得入，嗚呼！豪哉。世之豪俠作爲類如此。

太科始進文字有合，則召試秘書省，出六論題於九經諸子百家十七史，及其傳釋中爲目，而六論者以五通爲過，以是學士大夫自非性天明洽，筆陣豪異，則不能爲也。六論猶足完獨，以不記出處爲苦。昔坡公同其季子由入就御試，共白厥父明允慮一有黜落，明允曰：「我能使汝皆得一。」善和題一罵題可也。繇是二人皆中。

吾昔少年時，所居書室前，有竹柏雜花，叢生滿庭。衆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兒童婢僕皆不得捕取。鳥雀數年間皆巢於低枝，其殼可俯而窺也。又有

言補坡仙集卷之三十六  
桐花鳳四五百翔集其間此鳥難見而能馴擾殊  
不畏人間里聞之以鳥爲異事此無它不伎之誠  
於異類也有野老言鳥雀去人太遠則子有蛇鼠  
狐狸鴟鴞之憂人既不殺則自近人者欲免此害  
也由是觀之異時鳥雀巢不敢近人者以人爲甚  
於蛇鼠也

登州蓬萊閣上望海如鏡面與天相際是如忽有如黑屋  
數點者郡人云海舶至矣不一炊久已至閣下

訂補坡仙集卷之三十六



訂補坡仙集卷之三十七

別集七十二條

予聞海市舊矣。父老云：常出於春夏，今歲晚不復見矣。予到官五日而去，以不見爲恨，禱於海神廣德王之祠，明日見焉。乃作此詩。東方雲海空，復空羣仙出。沒空明中，蕩搖浮盡生萬象。豈有貝鼎藏珠宮，心知所見皆幻影。敢以耳目煩神工，歲寒水冷天地閉。爲我起蟄鞭魚龍，重樓翠身出霜曉。異事驚倒百歲翁，人間所得容力取。盡外無物誰爲雄，率然有請不我拒。信我人厄非天窮，潮陽太守南

遷歸喜見石廩惟祝融自言正直動山鬼豈知造物哀龍鍾信眉一笑豈易得神之報汝亦已豐斜陽萬里孤鳥沒但見碧海摩青銅新詩綺語亦安用相與變滅隨東風

僕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至黃州時家在南都獨與兒子邁來郡中無一舊識時時策杖至江上望雲濤沙然亦不知有文甫兄弟在江南也居十餘日有長髯者惠然見過乃文甫之弟子辨留語半日云迫寒食且歸東湖僕送之江上微風細雨葉舟橫江而去僕登夏燠尾高丘以望之彷彿見之及

武昌步乃還自後遂相往來及今四周歲相過殆百數遂欲買田而老焉然竟不遂近忽量移臨汝念將復去而後期未可必感物愴然有不勝懷者

盡

予謫居黃州辨才參寥遣人致問且以大虛題名相示時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漲水面千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因錄以寄參寥使以示辨才有便至高郵亦可錄以寄太虛也

盡

白樂天有西省北院新作小軒東通騎省與李常侍  
飲時東坡爲中書舍人歎本省不得來往謂執政  
曰請公應使簡要清通何必樹籬插棘蓋謂此也  
林文節作啟謝諸公於蘇子由有一聯云父子以文  
章冠世邁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冠鼂  
董公孫之對言淵雲司馬皆蜀人及紹聖中行子  
由謫詞云父子兄弟挾機權變詐驚愚惑衆子由  
捧之泣曰某兄弟固無足言先人何罪耶然而命  
辭似西漢詔令有王言體於蘇子瞻一詞尤不草  
草蘇見之曰林大亦能作文章耶其詞有云若譏

朕過失亦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詆誣聖考乖父子  
之恩害君臣之義在於行路猶不戴天顧視士民  
復何面目又曰雖汝軾文足以惑衆辨足以飾非  
然而自絕君親又將誰懟

東坡在儋耳謂子過曰吾嘗告汝我決不爲海外人  
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滌硯索紙筆焚香曰  
果如吾言寫吾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誤一字既  
寫畢讀之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而廉州之  
命至八賦墨跡始在師成家或云入禁中矣  
元城先生語錄云子弟固欲其佳然不佳者亦未必

言補遺集 卷五  
無用處元豐二年東坡下御史獄天下之士痛之  
環視而不敢抹時張安道在南京憤然上疏欲附  
南京遞府官不敢受乃遣其子恕持至登聞鼓院  
投進恕素愚懦徘徊不敢投後東坡出獄見其副  
本因吐舌色動久之問其故東坡不荅後子由亦  
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  
其故子由曰獨不見鄭崇之抹蓋寬饒乎其疏有  
云上無詐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此語正是激宣  
帝怒耳且寬饒正以犯詐史輩有此禍今乃再計  
之是益怒也

子瞻在黃州蜀人巢谷出聖散子方自言得之於異  
人凡傷寒不問證候如何一以是治之子瞻奇之  
爲作序比之孫思邈三建散疾之毫釐不可差無  
甚於傷寒用藥一失則立死安得不問證候宣和  
後此藥盛行太學諸生信之尤篤殺人無數今始  
廢不用巢谷本任俠好奇從陝西將韓存寶出人  
兵間不得志客黃州子瞻以故與之游子瞻以谷  
奇俠而取其方天下以子瞻文章而信其言事本  
不相因而趨名者至于忘性命而試其藥人之惑  
蓋至是也

言不地仙集 卷三十一  
載酒堂即蘇長公寓僂耳游宴之地也今有堂三楹  
祀公像於中元廉訪使伯琦周公隸書碑文一道  
列堂東隅書法甚精周遭有墻相去百步有塘寬  
百畝餘水土深淺異處蒲葭蘆葦之屬最茂密每  
春秋二祀例率郡僚師儒會飲堂中即漁此塘以  
爲樂名濯勞會故傳乳泉井枕榔菴茉莉軒今日  
湮廢遺趾尚存

宋時西湖三賢堂兩處皆有東坡其一在孤山竹閣  
三賢者白樂天林君復蘇子瞻也其一在龍井壽  
聖院三賢者趙閱道曾辨才蘇子瞻也寶慶間袁

樵尹京移竹閣三賢祠於蘇堤建亭館以沽官酒  
或題詩云和靖東坡白樂天三人秋菊薦寒泉而  
今滿面生塵土却與袁樵趁酒錢

六一泉在孤山之南子瞻銘序備矣復於泉後作東  
坡菴以自寓云泉屋自南宋久廢至 國朝洪武  
初教授徐一夔爲作疏云六一泉者東坡先生會  
勤上人哭歐陽公處也泉在孤山之址勤上人之  
居在焉先生爲著泉銘其徒旣作石屋覆泉且刻  
泉銘於泉上宋南渡後廢勤舍爲延祥觀元初又  
廢觀爲帝師祠泉沒於二氏之居幾三百年元季

兵燹泉始呈露。但石屋已摧。而泉銘亦爲他僧舍昇去。有僧曰行昇者。鋤荒滌垢。圖復舊觀。仍樹石屋。且求泉銘。還於舊處。欲建祠堂。一區如當時祠公與上人故事。而力有未逮。將持短疏。求之好施之家。與凡傳宗之美。釋門之老助。財成之庶。幾歐蘇二公與上人之流。風雅韻同。不泯云。伏以睠茲勝地。實在名邦。勤上人于此幽棲。蘇長公因之數至。迹分緇素。同登歐子之門。誼重死生。會哭孤山之下。惟精誠有感通之理。故由嶽出迎勞之泉。名聿表於懷賢。忱式昭于薦菊。故淵源有永。幸與文派俱流。雖名號僅存。幾逐劫灰。其化欲有故迹。必建新祠。此舉非爲福田。實欲其成勝事。儒冠僧衲。請恢雅量。以相成。山色湖光。行與高風。而共遠。願言樂助。毋請濫干。

東坡子過范敦夫子温。皆出入梁師成之門。以父事之。然以其父名在籍中。亦不得官職。師成自謂東坡遺腹子。待叔黨如親兄弟。諭宅庫云。蘇學士使一萬貫以下。不須覆叔黨緣。是多散金。卒喪其身。又有某人。亦以父事師成。師成妻歿。温與過當。以母禮喪之。方疑忌某人。不得已。衰經而往。則某人



言補地仙集 卷三十一 三六二  
先衰經在帷下矣。

東坡嘗謂劉壯輿曰：「三國志注中好事甚多，原道欲修之而不果，君不可辭也。」壯輿曰：「端明曷不爲之？」坡曰：「軾雖工於語言，也不是當行家。」

壯輿嘗摘歐公五代史之譌謬，以示東坡。坡曰：「往歐公著此書初成，荆公謂余曰：『歐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子盍爲之。余固辭不敢當。夫爲史者，網羅數十百年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能無小得失。余所以不敢當荆公之託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後於今日耳。」

坡公曰：洛陽古帝都，山川風氣清明，盛麗居之可樂。平川廣衍，東西數百里，嵩山少室天壇玉屋岡巒靡迤，四顧可挹。伊洛瀝澗流出平地，故其山川之勝，泉流之潔，雖其間閭之人與公侯共之。一畝之宮，上矚青山，下聽流水，奇花修竹，布列左右，而其貴家巨室，園囿亭榭之盛，實甲天下。一幅洛陽圖

蘇子瞻謫儋州人，以儋與瞻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人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黃魯直謫宜州人，以宜字類直字也。此章子厚駮諱之意。當時有術士曰：「儋字從立人，子瞻其尚能北歸乎？」雷字雨在田上，承

天<sub>之</sub>澤也子由其未艾乎宜似直字有益棺之意魯直其不返乎後子瞻北歸至毘陵而卒子由退老于穎十餘年而終魯直竟卒于宜

東坡贊文與可梅竹石云梅寒而秀竹瘦而壽石文而醜是爲三益之友

東坡於畫家中得王定國於宗室中得趙德麟獎許不容口定國坐坡累謫賓州瘴烟窟裡五年面如紅玉尤爲坡所敬服

春秋以來用舍進退未有如范蠡者又曰子胥大夫種范蠡皆人傑而揚雄曲士也欲以區區之學疵

瑕此三人蓋兒童之見又以爲范之賢豈聚斂積實何至耕於海上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屢積此何爲者哉余謂范蠡旣建奇功遂弃去自處以天下至鄙至賤事正是其神奇處故三致千金分散與貧交疏戚後聽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鉅萬政以鄙賤之事運之神奇即鬼神不得窺其故所以玩弄造化者豈無爲也哉卓吾子曰即子瞻此何爲者哉五字已是窺見老范心中故矣然貨殖原非鄙賤事太公百餘歲猶欲興周富齊也天下亦無鄙賤事子貢貨殖乃爲聖門高弟但看其

言補城仙集 卷三  
人何如耳子貢之所不足者非貨殖也不能會得  
夫子之一貫也使其得一當與曾子並列矣敢以  
其貨殖而少之哉然天下固有匹夫立致千金者  
其人決非庸人明矣非庸人即是真奇人真神人  
矣而又何疑於老范乎

得蜀公書知佳健家兄書云每去輒留食食倍於吾  
輩此大慶也頗得潞公手筆皆詳悉精好富公必  
時見之聞其似四十許人信否君實固甚清安得  
此數公無恙差慰人意

子瞻讀孟浩然詩謂其詩高而木短如造內法酒手

却是上尊之規模而無材料有遺恨耳

顏安國曰大丈夫暴骨邊庭不猶愈於病死牖下此  
伏波之志也伏波乃欲裹尸還葬則是東坡所謂  
劉伶忘死未忘骸耳諒爲烈士骨暴不收可矣

舊聞靖長官賀水部皆唐末五代人得道不死章聖  
皇帝東封謁於道左其謁云晉水部負外郎賀亢  
再拜而去上不知也巳而闕謁見之大驚物色求  
之不可得矣天聖初又使其弟子喻澄者詣闕進  
佛道像直數千萬張安道與澄游具得其事又有  
喬仝者少得大風疾幾死賀使學道今年八十益

壯盛人無復見賀者、而全數見之、元祐二年十二月、全來京師、十許日、予留之、不可、曰、賀以上元期、我於蒙山、又曰、吾師嘗游密州、識君於常山道上、意若喜君者、因作是詩以送之、且作五絕句以寄、  
予言云、君年二十美且都、初得惡疾、墮眉頰、紅顏、白髮、驚妻孥、覽鏡自嫌、欲弃軀、結茅窮山、啖松腴、路逢逃秦博士盧、方瞳照野清而臞、再拜本起煩、一呼、覺知此身了、非吾、炯然蓮花出泥塗、隨師東游、渡濰、却濰郡密州二水名、山頭見我兩輪朱、豈知仙人混屠沽、爾來八十、眉垂胡、上山如飛、噴人扶、東歸、有約不敢渝、新年當叅者、仙儒秋風西來下、雙得棗如瓜、分我無、

安期生詩引曰、安期生、並知其爲仙者也、然太史公曰、蒯通善齊人安期生、生嘗以策干項羽、羽不能用、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嗟乎、仙者非斯人而誰爲之、故意戰國之士、如魯連、虞皆得道者與、

予頃在京師、有鑿井得芝、如小兒手以獻者、臂指皆具、膺理若生、予聞之、隱者曰、此肉芝也、與子由烹而食之、

管謝自然欲過海求師蓬萊至海中或謂自然蓬萊  
隔弱水三十萬里不可到天台有司馬子微身居  
赤城名在絳闕可往從之自然乃還受道於子微  
白日僊去子微著坐忘論七篇靈樞一篇年百餘  
將終謂弟子曰吾居玉霄峰東望蓬萊嘗有真靈  
降焉今爲東海青童君所召乃蟬蛻而去其後李  
太白作大鵬賦云嘗見子微於江陵謂予有仙風  
道骨可與神游八極之表元豐七年冬予過臨淮  
而湛然先生梁公在焉童顏清澈如二三十許人  
然人亦有自少見之者善吹鉄笛遼然有穿雲裂  
石之聲乃作水龍吟一首記子微太白之事倚其  
聲而歌之曰古來雲海茫茫道山絳闕知何處人  
間自有赤城居士龍蟠鳳舉清淨無爲坐忘遺照  
八篇奇語向玉霄東望蓬萊晻靄有雲駕參風馭  
行盡九州四海笑紛紛落花飛絮臨江一見蕭仙  
風彩八表神遊浩然相對酒酣箕踞待垂天賦就  
騎鯨路穩約同歸去

與方士論內外丹喜曰白樂天作廬山草堂蓋燒丹  
也丹欲成而爐鼎敗明日忠州除書到乃知出世  
間事不兩立也僕有此志久矣而終無成亦以世

言補山集 卷三十一  
間專未敗故也。今日真敗矣。書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信而有徵。君輩爲我誌之。

昨日太守楊家采通守張君規邀予出游安國寺。坐中論服氣養生之事。予云：皆不足道。難在去慾。張云：蘇子卿嚙雪吞氈，蹈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生歎之際矣。然不免與胡婦生子窮海之上。而况同綺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衆客皆大笑。予愛其語有理，故爲書之。

子瞻在黃州，術士多從之游。有僧相見數日，不交一言。將士懷中取藥兩貼，如蓮蕊而黑色，曰：此藥煉藥也。有緩急服之，後謫海島，無恙。疑得此藥之力。有道人過沈東老飲酒，用石榴皮寫絕句壁上，稱回山人。東老送出門渡橋，不知所往。或曰：此呂洞賓也。僕見東老子偕道其事，爲知此詩。後復與偕遇錢塘，更爲書之。回山人詩云：西隣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東坡和云：世俗那知貧是病，神仙可學道之餘。但知白酒留佳客，不問黃公覓素書。又云：淒涼雨露三年後，彷彿塵埃數字餘。至用榴皮緣底事中書。君豈不中書。

元豐四年正月予自齊安往岐亭汎舟而還過古黃州獲一鏡周尺有一寸其背銘云漢有善銅出白陽取爲鏡清如明月左龍右虎輔之其字如菽大雜篆隸甚精妙白陽疑南陽白水之陽也其銅黑色如漆其背如刻玉其明照人微小舊聞古鏡皆然此道家聚形之法也

予兄子瞻嘗從事扶風開元寺多古画子瞻往往匹馬入寺看畫有二老僧出揖曰小院在近可一相訪子瞻欣然從之僧曰貧道好藥術有一方能以朱砂化淡金爲精金當傳人而患無可傳者知公

可傳故欲一見子瞻曰吾不好此術雖得之不能爲僧曰此方知而不可爲公若不爲正當傳矣是時陳希亮少卿守扶風溺於黃白嘗於此僧求方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與何也僧曰貧道畏其得方不能不爲耳貧道嘗以方授人矣有爲之即死者有遭喪者有失官者故不輕以授人即出一卷書曰此中皆名方其一則化金方也如陳卿慎勿與子瞻許諾歸視其方每淡金一兩視其分數不足一分以丹砂一錢益之雜諸藥入其鍋中煨之鎔即傾出金沙俱不耗但其色深淺斑斑相雜

當再烹之色勻乃止後偶見陳卿語及此陳卿驚  
曰君何由得之子瞻具道僧不欲傳人之意陳固  
請試之良驗子瞻始悔曰某不惜此方惜負此僧  
耳公慎爲之未幾坐受隣郡公使酒以贓敗去子  
瞻疑其以金故深恨謫居黃州陳公子慥在黃子  
瞻問曰少卿昔竟爲此法否慥曰吾父旣失官至  
洛陽無以買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癰而沒乃知  
僧言誠不妄也後十餘年予謫居筠州有蜀僧儀  
介者師事克文禪師文所至輒修造所費不貲而  
莫知所從來文秘其術不以告人介與省聰禪師  
善密爲聰道其方大類扶風開元僧所傳然介未  
嘗以一錢私自利故能保其術而無患

神翁外傳云內相蘇子瞻初起知登州來求字翁書  
來王守三字又問學道之要翁云閑好公見許道  
士求解字許曰經云赤書玉字勅乃王命來則王  
命將下矣果召爲內翰復出守揚州公疑闢好之  
言再遣人求字翁不書後謫惠州再遣子過求字  
翁不見子由謂吾兄信其言而不能也

公著龍虎鉛汞論寄子由云已令造一禪榻兩大案  
明窗之下日專欲治此并已作乾蒸餅百枚自二



言補功仙集 卷三  
月一日爲首，盡絕人事，飢則食此餅，不飲湯水，不啗他物，細嚼以致津液，或飲少酒而已。午後畧睡，一更臥，三更乃起，坐以達旦。有日采日，有月采月，餘時非數息，煉陰則行。今所論龍虎訣爾，如此百日，或有所成，不讀書，不著文，且一時束起，以待異日，不遊山水，除見道人外，不接客，不會飲，深恐易流之性，不能踐此言，故先作書以報庶幾。它日有慙於弟，而不敢變也。此事大難，不知其果能不慙否。既以自堅，又欲以及弟。

上張安道養生訣云：近來頗留意養生，讀書延納方士多矣，其法數百，擇其簡而易行者，間或爲之，輒驗，乃知神仙長生，不效非虛語也。其效初亦不甚，覺但積累百餘日，功用不可量比之服藥，其力百倍。久欲獻之左右，甚妙處，非言語文字所能形容。若信而行之，必有大益。

海上道人傳心神守氣訣，但向起時作，還於作處收。蛟龍莫放睡，雷雨直須休。要會無窮火，嘗觀未盡油。夜深人散後，惟有一燈留。

修丹贊云：飲食之精，草木之華，集我丹田。我丹所家，我丹伊何。鉛汞丹砂，客主相守。如巢養鷓，培以戊

已耕以赤蛇化以丙丁滋以河車乃根乃株乃實  
乃華晝煉於日赫然丹霞夜浴於月皓然素葩金  
丹自成曰思無邪此贊信筆直書不加點定殆是  
天成紹春渚錄云東坡與山谷同見清老清語坡  
前身爲五祖戒和尚故嶺外詩云老父爭看鳥角  
巾應緣曾現宰官身溪邊古路三叉口獨立斜陽  
數過人豈真戒禪師後身耶而謂山谷前身一女  
子我不能詳語後日至涪陵當有告者山谷既坐  
黨人遷涪夢一女子曰某前身誦法華經志願後  
身作男子得大智慧爲時名人今學士吾後身也

學士年來所患腋氣緣某墓棺朽蟻穴兩腋故有  
此苦此山後卽吾墓學士能啟而除其蟻則腋氣  
平矣旣覺而訪如言修掩旣畢而液氣遂除

坡在惠州其家以地遠無人致書爲憂有道人卓契  
順者慨然歎曰惠州不在天上行卽到矣請書以  
行佛印因致書云常讀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愿  
不遇之於主上者猶能坐茂樹以終日子瞻中大  
科登金門上玉堂達放寂寞之濱權臣忌子瞻爲  
宰相耳人生一晷間如白駒之過隙三二十年功  
名富貴轉眄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自家本來

言補城傳集  
面目縱未得到如來地亦可以驂駕鸞鶴翱翔三  
島爲不灰人子瞻曾中有萬卷書下筆無一點塵  
到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三  
世佛則是一箇有血性的漢子子瞻若能脚下承  
當把三二十年富貴功名賤如泥土努力向前珍  
重珍重也。

哲宗問左右蘇軾視朝章者何服對曰道衣南行時  
帶一軸彌陀曰此軾生西方公案也。

元豐末年得請歸耕陽羨舟次瓜步以書抵金山了  
元師曰不必出山當學趙州王等接人元得書徑

來東坡迎笑問之以偈爲獻曰趙州亦是當日少謙光  
不出山門見趙王爭似金山無量相大千都會一  
禪牀東坡拊掌稱善。

范蜀公不信佛說大蘇嘗與論佛詰其所以不信之  
說范公云鎮平生事非自所見者未嘗信蘇曰公  
亦安能然哉設公有疾令醫切脉曰寒則服熱藥  
曰熱則服寒藥公何嘗見脉而信之

蘇子瞻守杭州有妓名琴操頗通佛書解言辭子瞻  
喜之一日游西湖戲語琴操曰我作汝試參禪琴  
操敬諾子瞻問曰何謂湖中景對曰落霞與孤鶩

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對曰：裙拖六幅，湘江水髻挽巫山一段雲，何謂人中景對曰：隨他揚學士鼈殼鮑參軍，如此究竟何如？子瞻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操言下大悟，遂削髮爲尼。

子瞻嘗謂予曰：釋氏之徒，諸佛教法所繫，不可以庶俗待之。或有事至庭下，則吾徒當以付囑流通爲念，與之闊略可也。張商英

皎然禪師贈吳馮處士詩云：世人不知心是道，只言道在它方妙。還如瞽者望長安，長安在東望西笑。東坡代荅曰：寒時便懼熱，時風飢漢那知食。藥功莫怪禪師向西笑，禪師身在長安東。

人間無漏仙，兀兀三杯醉。壺上無眼禪，昏昏一覺睡。雖然無交涉，其奈畧相似。相似尚如此，何況真箇是。余奉使關西，見邸店壁上書此數句，愛而誦之。故海上作濁醪有妙理賦曰：嘗因旣醉之適，方識此心之正。

予過濟南龍山鎮，監稅宋寶國出，王氏華嚴經解相示。予問寶國華嚴有八十卷，今獨解其一，何也？寶國曰：王氏謂我此佛語深妙，其餘皆菩薩語爾。予

言補城仙集 卷三十一  
曰予取佛語數句置菩薩語中復取菩薩語置佛語中子能識其是非乎曰不能也非獨子不能王氏亦不能予昔在坡下聞沂陽猪肉至美遣人買之使者醉豬夜逸買他豬以償吾不知也而與客食皆大詫以爲非他產所及已而事敗客皆大慙今王氏之豬未敗爾

東坡云日者王實王寧見訪實韓持國少傅之壻因問持國安否實寧言持國謂人吾以癯老且將聲樂酒色娛年不爾無以度日東坡曰惟其殘年正不當取君兄弟至親舊願爲某傳一語於持國可

乎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合禪理歿生之際極爲了然一日置酒大會親友酒闌語衆曰老人即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將奄奄焉諸子惶遽呼號曰大人今日乃爲世訣乎願留一言爲教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爲汝懇第一五更起諸子未喻曰惟五更可以勾當自家事日出之後欲勾當則不可矣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早起舉家諸事皆是自家的事豈有分別老人曰不然所謂自家事者是歿時將得去者吾平生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今持國果自以謂殘年請二君言與

持國但言某請持國勾當自家事與其勞心聲酒  
畢竟將得何物去  
不若為可以死時將去者計也

東坡自謂竄逐海上去死地近願學壽禪師放生以  
證善果敬將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遺留簪珥盡買  
放生以薦父母冥福其子邁在側見所買放生盈  
軒蔽地或掉尾乞命或悚翅哀鳴亟請放之旁有  
侍妾朝雲見邁衣衾有蟬動視之乃蝨遽以指爪  
隕其命東坡曰聖人言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汝今  
近取諸身以殺之可乎妾曰奈齧我何東坡曰是  
汝氣體感召而生不可罪也今人殺害禽魚豈禽

魚齧人耶妾悟自後罕茹腥物多食蔬菜東坡舅  
氏論之曰心即是佛不在斷肉坡曰不可作如是  
言小人女子難感易流幸其作如是相有何不可  
東坡舍利塔記畧曰大雄氏真身舍利乃戒定慧熏  
修所成其滅後百年周厲王時東天竺國有阿育  
王造寶塔八萬四千貯釋迦文佛真身舍利請邪  
舍尊者放光遺神光所止處布於天下禹貢荒服  
之內凡十九所而四明鄞山當其一自晉迄今歷  
千九十七年為阿育王寺太康中獵人劉薩訶病  
死見梵僧指往會稽舍利塔處懺悔乃甦因與僧

惠連至會稽，竭誠偏禱。一夕間鐘聲隱隱響地中，又一宿聲漸近，遲明寶塔湧出地上。于是諸天花雨，萬姓歡欣。其塔高尺有四寸，廣七寸，體質殊異，莫辨其何物。中懸小金磬，覆如蓋，徑可寸許，舍利綴於磬之中，圓轉不定。初見似水晶珠，其大如芡實，已如彈丸，已加大如瓜，如車輪，五色變幻，光彩財目，不可迫而視之。或見如大桐子，白色，或見如椒豆，大青色，或無所見。由晉梁唐宋皆有名刻，其事甚奇。姑據其畧云。

坡參玉泉皓禪師。師問尊官高姓，坡曰：姓程，稱天下長老。輕重師喝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坡無對。於是尊禮之後，過金山坡，題自己照容偈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瓊州。

余謫黃州，與陳慥季常往來。每過之，輒作汁字韻詩一篇。季常不禁殺，故以此諷之。季常既不復殺，而里中皆化之。至有不食肉者，皆云：未死神已泣此語，使人凄然也。

轍有白髮，近二十年，然止百餘莖，不增不減。虔州道人王正彥教令拔去，以真水火養之。從其言，已數

月而白髮不出更歲久不見豈真不生耶子瞻示我月中梳頭詩言拔白之驗

予言草木之長常在昧明間早起伺之乃見其起數寸竹笋尤甚夏秋之交稻方含秀黃昏日出露珠起於其根纍纍然忽自騰上若推之者或綴於莖心或綴于葉端稻乃秀實驗之信然此二事與子由養生之說契

元豐三年二月朔予始來黃州進士潘丙謂予曰異哉公始受命吾黃人未知也先有神降于州郭氏第曰二月朔蘇公將至恨吾不及見也已而公果

以是日至明年正月丙又謂予曰神復降於郭氏矣予往觀之則衣草木爲婦人而手把筯使二童子扶之以筯畫字曰妾壽陽人也姓何媚名麗卿字也自幼讀書屬文爲伶人婦唐垂拱中壽陽刺史害吾夫納吾爲侍妾而其妻妒悍殺妾於厠妾雖死不敢訴也而天使見之爲直其冤且使我有所職於人間世所謂紫姑神者其類甚衆然未有如妾之卓然者也公少留爲賦詩且舞以娛公頃刻數十篇妙思敏捷雜以嘲笑問神仙鬼佛變化之理應答如響出人意外坐客撫掌又作道調梁



詩補地仙集 卷三十一  
州起舞中節曲終再拜以請曰公文名天下何惜  
尺寸紙不使世人知有妾乎予觀何氏生見掠於  
酷吏歎怨於悍妒而終不指刺史姓名似有禮矣  
客至逆知其平生而終不顯言陰私可謂智矣又  
雅好詞賦而耻無聞於世皆可賢者粗爲錄其事  
荅其意焉卓吾曰鬼猶好名而謂人不好名可乎  
人不好名不如鬼矣

建中靖國元年陳無已以正字入館未幾得疾樓昇  
世可時爲登封令夜夢無已見別行李遠甚樓問  
是行何之曰暫往杏園東坡少游諸人在彼已久  
樓起視事而得參寥子報云無已逝矣

謁永華丈於所居烟雨堂偶誦人祭先生文至降  
鄒陽於一二世天豈偶然繼孟軻於五百年吾無  
間也之句永華笑曰此老夫所爲因請降鄒陽事  
永華云元祐初劉貢甫夢至一官府案間文軸甚  
多偶取一軸展視云在宋爲蘇軾逆數而上十三  
世云在西漢爲鄒陽蓋如黃帝時爲火師周朝爲  
柱下史只一老聃也

雪川莫蒙養正崇寧間過予言夜夢行西湖上見一  
人野服髻髻頎然而長參從數人軒軒然常在人

前路人或指而言曰此蘇翰林也養正少識之亟趨前拜且致恭曰蒙自爲兒時誦先生之文願執巾侍不可得也不知先生厭世仙去今何所領而參從如是先生顧視久之曰是太學生莫蒙否養正對曰然先生領之曰某今爲紫府押衙語訖而覺後偶得先生嶺外手書一紙云夜登合江樓夢韓魏公騎鶴相過云受命與公同北歸中原當不久也已而果然小說載魏公爲紫府真人則養正之夢不誣矣

海南城東有兩井相去咫尺而異味號雙井井源出山石罅中東坡酌水異之曰吾尋白龍不見今家此水中乎同遊怪問其故曰白龍當爲東坡出俄見其脊尾如螭銀色蛇伏忽水渾有氣浮水面舉手如插玉筍乃泳而去太守張子修爲造庵井上號思遠亭泉號洞酌崖有恠樹

房瑄嘗宰盧氏與道士邢和璞出游過夏口村入廢佛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甕中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畫笑謂瑄曰頗憶此耶瑄因悵然悟前生之爲永師也故人柳子玉寶此畫云是唐本宋復古所臨者元祐六年三月十九日予自杭州

還朝宿吳松江夢長老仲殊挾琴過予彈之有異聲就視琴有破損而有十三絃予方歎惜不已殊曰雖損尚可修曰奈十三絃何殊不荅誦詩云度數形名本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是響泉予夢中了然識其所謂既覺而忘之明日晝寢復夢殊來理前語再誦其詩方驚覺而殊適至意其非夢也問之殊蓋不知是歲六月見子玉之子子文京師求得其畫乃作詩并書所夢其上子玉名瑾善作詩及行草書復古名迪畫山水草木益妙絕一時仲殊本書生弃家學

佛通脫無所着皆奇士也破琴雖未修中有琴意足誰云十三絃音節如佩玉新琴空高張絃聲不附木宛然七絃箏動與並好逐陋矣房次律因循墮流俗懸知董庭蘭不識無絃曲

考淵明所記桃源事止言先並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歿者也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蜀青城山老人村有見五並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鹽醢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衰矣予在潁州夢至一官

言補地仙集 卷二十七  
府人物與俗間無異而山川清遠有足樂者顧視  
堂上榜曰仇池覺而念之仇池武都氏故地楊難  
當所保予何爲居之明日以問客客有趙令時德  
麟者曰公何問此此乃福地小有洞天之附庸也  
杜子美云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神魚人不見  
福地語真傳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時一茅  
屋送老白雲邊他日工部侍郎王欽臣仲至謂子  
曰吾嘗奉使過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可以  
避世如桃源也

昔吾先君先夫人僦宅於眉山之紗縠行一日二婢  
子斃帛足蹈於地眎之深數尺見大瓮覆以爲烏  
板先夫人急命以土塞之瓮中有物如人咳聲凡  
一年乃已人以此有宿藏物欲出也夫人之姪  
程之問者聞之欲發其地會吾家遷居之間遂僦  
此宅掘地丈餘終不見瓮所在其後某官於岐下  
所居大柳下雪方寸不積雪晴墳起數尺某疑有  
古人藏丹藥處欲發之亡妻崇德君曰使吾先夫  
人在必不發也某愧而止

東坡居閭闔門外白家巷中一夕次子迨之婦歐陽

文忠公孫  
某之女

產後因病爲祟所憑曰吾姓王氏名靜

奴滯魄在此居久矣、公爲言佛氏破妄解脫之理、以喻之曰、汝善去、明日昏時當用佛氏功德之法、與汝婦輒合爪曰、感尚書去也、婦良愈、明日昏時爲自善功德疏一通、仍爲置酒肉香火遣送之、頃迨之、幼乳媪忽云、有賊貌瘦而黑衣、以青使人索之、無有也、乳媪俄而發狂、聲色俱怒、如卒伍輩、唱喏甚大、公往視之、輒厲聲曰、某即瘦黑而衣青者也、非賊也、鬼也、欲此媪出爲我作巫、公曰、寧使其歿、出不可得、曰、學士不令渠出奈何、只求少功德可乎、公曰、不可、又曰、只求少酒食可乎、公曰、不可、又

曰、只求少紙可乎、公曰、不可、又曰、只求一盃水可乎、公曰、與之、媪飲畢、仆地而甦、然媪之乳因此遂枯、公曰、頃在鳳翔、罷官來京師、道由華岳、忽隨行一兵、遇崇甚狂、自褫其衣巾、不已、公使人束縛之、而衣巾自墜、人皆曰、此岳神之怒也、公因謁祠曰、某之去、無祈、今之回、無禱、特以道出、祠下不敢不譖而已、隨行一兵、狂發、遇崇而居、人曰、神之怒也、未知其果然否、此一小人如蟻、虱耳、何足以煩神之威靈、縱此人有隱惡、則不可知、不然、以其懈怠失禮、或盜服御飲食等小罪、何足責也、竊謂岳鎮之

重所隸甚廣其間強有力富貴者蓋有公爲奸惡神不敢於彼示其威靈而乃加怒於一卒可乎某小官一人病則一事闕願恕之非某愚直諫神亦不聞此語也出廟馬前一旋風突出震鼓天地沙石驚飛公曰神愈怒乎吾弗畏也冒風即行風愈大人馬辟易不可移足或勸公曰禱謝之公曰禍福天也神怒即怒吾行不止已而風止竟無別事卓吾曰所謂烈風弗迷者耶神之試之蓋可知也

坡作虔州人境詩云山中木客解吟詩十道四蕃志

記虔州上洛山有木客鬼與人交甚信未嘗言能詩也後得續法帖記木客詩云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方知得句之因徐鉉謂鄱陽山中有木客自言秦時造阿房宮採木者

先生稱劉景文博學能詩凜凜有英氣如三國陳元龍之流元祐五年守錢塘景文爲東南將領佐公開治西湖日由萬松嶺以至新堤故坡在潁州和景文詩有萬松嶺上黃千葉載酒年年踏松雪劉郎去後誰復來花下有人愁斷絕謂此後坡薦景

言不場作集 卷三十一 三六三  
文得隰州以歿也。景文晚歲常夢與晉文公神交。夢中酬唱甚多。家有編錄。既至隰州三日。謁神祠。出東城所歷之地。及拜瞻神像。曉然夢中往還所在。一日夢文公云。已受帝旨。得景文爲代。月餘。景文得疾。郡人有宿郊外者。見郡守嚴衛而入文公祠中。凌晨趨府。公已屬纊矣。

僕嘗夢見一人云。是杜子美。謂世多誤會子詩。八陣圖云。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我意本謂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吳之意耳。子美歎近四百年。猶不忘詩。區區自明。

何也

昔在九江。與蘇伯固倡和其畧曰。我夢扁舟浮震澤。雪浪橫江千頃白。覺來滿目是廬山。倚天無數開青碧。蓋實夢也。昨又夢伯固手持乳香嬰兒示余。予覺而思之。蓋南華賜物也。豈復於伯固相見於此耶。今得來書。已知在南華矣。感歎不已。

錢塘西湖壽星寺老僧則廉言。先生作郡倅日。始與參寥子同登方丈。即顧謂參寥曰。某生平未嘗至此。而眼界所視。皆若素所經歷者。自此上至懺堂。當有九十二級。遣人數之。果如其言。即謂參寥子。

言補地仙集 卷三十一  
曰某前身山中僧也今日寺僧皆吾法屬耳後每至寺即解衣盤礴久而始去則廉時爲僧雖傳側每暑月祖露竹陰間細視公背有黑子若星斗狀世人不得見也即北山君謂顏魯公曰誌金骨記名仙籍是也

子由謫高安日雲安夢同子由及聰迓五祖戒既覺語子由而聰亦至子由曰方與洞山說夢子今亦來同說夢乎聰曰夜來夢吾三人迎戒和尚子由曰世間果有同夢者久之坡書至曰已至奉新旦夕相見三人喜出城迎坡坡曰先妣方孕時嘗夢

一僧來託宿及謫英州雲安遣書至坡引紙大書曰戒和尚又錯脫也後監玉局觀作偈荅南華老曰惡業相纏四十年常行八棒十三禪却着衲衣歸玉局自疑身是五通仙

余道士見雲氣自山中來如羣馬奔突以手掇開籠收其雲盈籠中歸家開而放之變化掣去

東坡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忽見一虎來噬公方驚怖有一紫袍黃冠人以袖障公叱虎使去及旦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叱曰鼠子敢爾本欲杖汝脊吾豈不知子夜來術也道士慙懼而



退

老泉詩序云至酆都縣將遊山都觀見知縣李長官云固知君之將至也此山有鹿甚老而猛獸獵人終莫能害將有客來遊鹿輒夜鳴故常以此候之而未嘗失予聞而異之賦詩紀事

東坡謂文與可既死崔公度於建康城中忽見與可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即吐其舌三疊如餅引至眉間公度大驚然則與可已得不妄語菩薩道出廣長舌普覆十方盡界如金光明經所云矣

卷終

訂補坡仙集卷之三十八

年譜

仁宗皇帝景祐三年丙子十二月十九日乙卯時先生生實仁宗卽位之十一年也按先生送沈達詩云嗟我與君皆丙子又按玉局文云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置酒赤壁磯上又按志林云退之以磨蝎爲身宮而僕以磨蝎爲命宮若以磨蝎爲命推之則爲卯時生議者以先生十二月爲辛丑月十九日爲癸亥日丙子癸亥水向東流故木氣汗漫而澄清子午相刑晚年多難東坡志林云韓退



言補坊仙集 卷之三十一  
之詩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乃知退之以磨蝎爲身  
宮僕以磨蝎爲命宮平生多得謫譽殆同病也

慶曆二年壬午先生七歲知讀書按先生長短句集  
洞仙歌自序云僕七歲時見眉州老尼姓朱年九  
十餘能知孟昶宮中事又考冷齋夜話載先生云  
某七八歲時嘗夢游陝石

三年癸未先生八歲入小學按先生作范文正文  
集序云慶曆三年某始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以  
魯人石守道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某從旁竊觀  
問先生十一人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某

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  
五年乙酉先生年十歲按子由作先生墓志云公生  
十年而先生宦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鬪古今  
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  
然太息公侍側曰某若爲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夫  
人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又按大全集  
載東坡少時語云秦少章言東城十來歲老蘇曾  
令作夏侯太初論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  
聲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于蜂蠆之語又  
按趙德麟所編侯鯖錄云東坡年十歲見老蘇誦

歐公謝宣召赴學士院仍謝賜對衣金帶及馬表  
老蘇令坡擬之其間有匪伊垂之帶有餘非敢後  
也馬不進老蘇喜曰此子他日當自用之

七年丁亥先生年十二按先生所作天石硯銘曰某  
年十二時于所居紗縠行宅隙地中與羣兒鑿地  
爲戲得異石鏗然扣之齶齶

皇祐四年壬辰先生年十七被長短句滿庭芳序云  
余年十七始與劉仲達往來于眉山

至和元年甲午先生年十九始娶眉山青神王方女  
按先生作王氏墓志云生十有九歲而歸于某至

治平二年而王氏卒

二年乙未先生年二十游成都謁張安道按先生作  
樂全先生文集序云某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  
一見待以國士有鼂美叔是年求交先生按送美  
叔詩云我生二十無朋儔當時四海一子由君來  
扣門若有求卓吾子曰今人五六十歲尚不知要  
朋友先生甫二十才畢姻便苦無朋儔何太性急  
乎

嘉祐元年丙申先生年二十一舉進士按鳳鳴驛記  
云始余丙申歲舉進士過扶風求舍于館人不可

言神城仙集 卷之三十一  
而出次于逆旅。

二年丁酉先生二十二赴試禮部按先生作興國六祖畫贊云余嘉祐初舉進士館于興國浴室院時歐陽文忠公考試得先生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爲異人欲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爲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寘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及殿試章衡榜中進士乙科又按先生作太息一篇送秦少章歸京云昔吾舉進士試名于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且曰此吾輩人也吾當避之是年四月丁太夫人武陽君程氏憂按司馬溫公作程夫人墓志

云夫人以嘉祐二年四月癸丑終于鄉里

四年己亥先生年二十四服除十二月侍老蘇舟行適楚按先生南行前集序云己亥之歲侍行適楚舟中無事雜然有觸于中而發于詠歎蓋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焉因謂之南行集

五年庚子先生年二十五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有新渠詩其序云庚子正月予過唐州太守趙侯始復之陂疏召余爲新渠詩五章以告于道路致侯之意

六年辛丑先生年二十六應中制科入第三等有應

言補遺集 卷之三十一  
制科上兩制書及上富丞相書又有謝應中制科  
啟授大理評事鳳翔府僉判按先生有感舊詩序  
云嘉祐中予與子由奉制策寓居懷驛時年二  
十六子由年二十三是年十二月赴鳳翔任與子  
由別

七年壬寅先生年二十七宦于鳳翔二月有詔郡  
吏分往屬外決囚作詩五百言寄子由

八年癸卯先生年二十八宦于鳳翔作思治論  
英宗皇帝治平元年甲辰先生年二十九宦于鳳翔  
二年乙巳先生年三十自鳳翔罷任按子由作先生

墓志銘云治平二年罷還判登聞鼓院英宗皇  
帝在藩邸聞先生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  
限以近例召試秘閣皆入三等得直史館是年通  
義郡君王氏卒于京師

三年丙午先生年三十一在京師直史館丁老蘇憂  
扶護歸蜀按歐陽文忠公作老蘇墓志云明允太  
常因革禮書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卒英宗  
皇帝聞而傷之命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葬于蜀

四年丁未先生年三十二居服制以八月壬辰葬老  
蘇于眉州

神宗皇帝熙寧元年戊申先生年三十三免喪按四菩薩閣記云載四菩薩版以歸既免喪嘗與往來浮屠人勸某爲先君捨施爲大閣以藏之作記乃熙寧元年十月

二年己酉先生年三十四還朝監官告院按烏臺詩話云熙寧二年某在京授差遣與王詵寫詩賦及蓮華經

三年庚戌先生年三十五監官告院有送章子平詩其序云熙寧三年子平自右司諫直集賢院出牧鄭州賦詩餞之烏臺詩話云舊例館閣補外同舍

餞送必分韻是年范景仁嘗舉先生充諫官

四年辛亥先生年三十六任監官告院兼判尚書祠部王荆公欲變科舉上使兩制三館議之先生獻三言荆公之黨不悅命攝開封府推官有奏罷買燈疏御史知雜事誣奏先生過失先生不辯乞外任避之除通判杭州有赴任過揚州與劉貢父孫巨源劉莘老相聚數月用逐人字作詩十一月到任有初到杭州寄子由兩絕

五年壬子先生年三十七在杭州是歲有牡丹記其序云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從太守沈公觀

言補集  
花于吉祥寺是年科場先生監試八月十七日登  
望湖樓是日榜出有送杭州進士詩序云熙寧五  
年錢塘之上貢于禮部者九人十月乙酉宴于中  
和堂作是詩以勉之十二日運司差先生往湖州  
相度堤圩利害與湖州太守孫莘老相見有贈莘  
老七絕臘月游孤山訪惠勤惠恩二僧

六年癸丑先生年三十八在杭州有八月十五觀湖  
詩寫于安濟亭上及作仁宗皇帝飛白記其畧  
云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安簡王公子誨出所  
賜公端敏二字又有作錢塘六井記其畧云熙寧

五年太守陳公述古至問民之利病明年春六井  
畢修故詳其語以告後人運司又差先生往潤州  
道出秀州錢安道送茶和詩

七年甲寅先生年三十九在杭州正月游風水洞推  
官李泌先行三日畱風水洞相待有詩題壁是年  
納侍妾朝雲墓志云朝雲姓王氏錢塘人事先生  
二十有三年來事先生方十二歲先生以子由在  
濟南求爲東州守按子由超然臺賦序云子瞻通  
守餘杭三年不得代以轍之在濟南也求爲東州  
守旣得請高密五月乃有移知密州之命則通判



杭已四載矣。按先生辛未別天竺觀音詩序云予昔通守錢塘移蒞膠西以九月二十日來別南山道友又按先生記游松江說云吾昔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從余過李公擇于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聞于天下作定風波令及道過常州爲錢公輔作哀辭及有與段屯田詩云龍鍾三十九勞生已強半歲暮日斜時還爲昔人歎是年又有師子并風贊云潤州甘露寺有唐李衛公所畱陸探微畫師子版余自錢塘

移守膠西過而觀焉是年先生在潤州道上過除夜有潤州道上過除夜兩絕

八年乙卯先生年四十到密州任有上韓丞相論災傷書到任二十餘日又論密州鹽稅又作後杞菊賦其序云予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移守膠西齋厨索然

九年丙辰先生年四十一在密州作刻秦篆記云熙寧九年丙辰蜀人蘇某來守高密是年中秋歡飲達旦作水調歌頭懷子由及作薄薄酒二章

十年丁巳先生年四十二在密州就差知河中府已

言補城作集 卷之三十一  
而改知徐州。四月赴徐州任。按子由作先生墓志云：自密徙徐，與子由相會于澶濮之間，相約赴彭城，畱百餘日，宿于逍遙堂。子由有兩絕，先生和之。徐州水患大作，七月十七日，河決澶州曹村，八月二十一日及徐州城下。先生治水有功，至十月五日，水漸退，城以全。朝廷降詔獎諭，作河復詩。元豐元年戊午，先生年四十三，在徐州任。適值春旱，徐州城東二十里有石潭，置虎頭，其中可致雷雨。作起伏龍行。是年三月，始識王迴子高，聞與仙人周瑤英遊，作芙蓉城詩。二月有旨賜錢二千四

百一十萬，起夫四千二十三人，及發常平錢米，改築徐州外小城，創大岍四，以獎諭。敕記併刻諸石，爲熙寧防河錄云：迺卽徐州城之東門爲大樓，堊以黃土，名之曰黃樓，以土實勝水故也。子由作黃樓賦，先生跋云：元豐元年八月癸丑樓成，九月庚辰大合樂以落之。又有中秋月三首云：六年逢此月，五年照離別。先生注云：中秋有月，凡六年矣。惟去歲與子由會于此。

二年巳未，先生年四十四，在徐州。正月巳亥，同畢仲孫舒煥八人游泗之上，登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

雷氏琴先生有記按玉局文云僕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館于官舍而蜀人張師厚來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三月自徐州移知湖州按先生作張氏園亭記云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是年四月二十九日到湖州任王子立子敏皆從先生作子立墓志云子立子敏皆從余學于吳興學道日進東南之士稱之是歲言事者以先生湖州到任謝表以爲謗七月二十八日中使皇甫遵道湖州追攝按子立墓志云予得罪于吳興親戚故人皆驚散獨兩王子高徒不去送予

出郊日死生禍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予家致之南都又按先生上文潞公書云某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長幼幾怖死旣去婦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焚之十二月二十日聞太皇太后升遐吏以其罪人不許成服欲哭則不可欲泣則不敢作挽詩二首已而獄具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責授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是年子由聞先生下獄上書乞以見任官職贖先生

言補遺集 卷之三  
罪責筠州。酒官出獄，再次寄子由二詩，韻有百日歸期，恰及春之句。先生自八月坐獄，至是踰百日矣。

三年庚申，先生年四十五，責黃州。自京師道出陳州，子由自南郡來，陳相見三日而別。乃正月十四日也。至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有次子由韻古詩二首，過新息縣，有示鄉人任師中一首，任，字師中，眉州人，嘗倅黃州，卜居新息，故先生以詩示之。至岐亭，訪故人陳慥，季當爲留五日，賦詩一首而去。乃以二月一日至黃州，寓居定惠院。按先生別王

文甫子辨云：僕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到黃州，家在南都，獨與兒子邁來。是年五月，子由來齊安，先生有曉至巴河迎子由詩，乃與子由同游武昌西山寒溪寺，定惠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先生作詩有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幽谷之句。按近日黃州東坡圖云：先生寓居定惠未久，以是春遷臨臯亭。先生復就臨臯亭立南堂，至八月，先生乳母任氏卒于臨臯亭，葬于黃岡。按先生上文潞公書云：到黃州無所用心，覃思易論語，若有所得。由是言之，先生到黃定居之後，卽作易傳九卷論

語五卷矣

四年辛酉先生年四十六在黃州居臨臯亭正月往岐亭訪陳季常路獲一鑑有鑑銘云元豐四年正月余自齊安往岐亭泛舟而還過古黃州獲一鑑周尺有二寸東坡人首序云宋至黃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哀予乏食于郡請故營地使躬耕其中今以東坡圖考之辛酉方營東坡次年壬戌始築雪堂故贈孔毅甫詩云去年東坡拾瓦礫今年刈艸蓋雪堂是也

五年壬戌先生年四十七在黃州寓居臨臯亭就東

坡築雪堂號東坡居士自黃州城南至雪堂四百三十步雪堂問云蘇子得廢圃于東坡之脇號其正曰雪堂以大雪中爲之因繪雪于四壁之間間無容隙其名起于此先生又自書東坡雪堂四字扁之堂前有細柳有浚井西有微泉堂之下有大冶長老桃花茶巢元修菜何氏叢橘種秔稌時棗栗有松期爲可斲種麥以爲奇事作陂塘植黃桑皆足以供先生之歲用爲雪堂之勝景又以長短句擬斜川觀之元豐壬戌之春予躬耕東坡築雪堂以居南挹西望亭之後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

言補地仙集 卷之三十八  
而歎此亦斜川之游也是年三月先生以事至蘄水有春夜行蘄水過酒家飲酒乘月至一橋上曲肱少休作西江月詞又游蘄水清泉寺作浣溪沙詞又作寒食詩二首云自我來黃州已見三寒食太守徐君猷分新火先生有詩謝之云臨臯亭中一危坐三見清明改新火七月遊赤壁有赤壁賦十月又遊有後赤壁賦云十月之望蘇子步自雪堂將歸于臨臯則壬戌之冬未遷而先生以甲子六月過汝則居雪堂止年餘耳

六年癸亥先生年四十八在黃州爲通判孟亨之跋

子由君子泉銘又有記承天夜游云元豐六年十月十二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步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睡相與步于庭中庭中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聞人如吾兩人耳又夢中作祭春牛文云元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天欲明夢數吏人持紙請祭春牛文予取筆疾書其上

七年甲子先生年四十九在黃州二月與徐得之參寥子步自雪堂至乾明寺有師中庵題名文有記

言補身仙真  
卷之三  
定惠寺海棠說四月乃有量移汝州之命則先生  
已黃五載矣按先生長短句滿庭芳序云四月一  
日余將自黃移汝畱別雪堂隣里二三君子李仲  
覽來書以遺之詞中有坐見黃州再聞之句按東  
坡圖云郡人潘邠老及弟大觀俱以詩知名從先  
生游先生去以雪堂付之邠老因居焉黃州送先  
生者皆至慈湖陳季常獨至九江既到江州因游  
廬山有記游廬山說云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  
生所欲見應接不暇不欲作詩已而山中僧俗皆  
日蘇子瞻來矣不覺後絕作一絕入開先寺主僧求詩

作瀑布一絕往來十餘日作漱玉亭三峽橋詩與  
總老同游西林有贈總老及題西林壁皆絕句也  
又有寫寶蓋頌與僊長老其序云圓通禪院先君  
舊游也四月二十四日晚至宿焉明日先君忌日  
寫寶蓋頌以贈長老僊公蓋先生端午已在筠州  
計程必作官師忌日之後卽爲高安之行按跋李  
志中文云元豐七年某舟行赴汝乃自富川陸走  
高安別家弟子由以冷齋夜話考之子由在筠州  
雲菴居洞山聰禪師亦蜀人居壽聖寺一夕三人  
同夢迎五祖戒和尚拊手大笑曰世間果有同夢

者異哉。久之東坡書至，曰：「已至奉新，旦夕相見。」三人同出二十里，建山寺，而東坡至，各追繹所夢。坡曰：「某年七八歲時，嘗夢某身是僧，往來陝右，雲菴驚曰：『戒禪師。』」陝右人也。暮年棄五祖，來游高安，終于大愚，逆數蓋五十年。而坡時正年四十九，在筠州爲留十日。七月過金陵，有與葉致遠唱和詩，途中又有送沈達赴廣南詩云：「嗟我與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又云：「我方北渡脫重江，君復南行輕萬里。」逼歲到泗州。十二月十八日浴，雍熙塔下作如夢令兩闕，又作滿庭芳與劉元達序云：「予年

十七，與仲達往來于眉山，四十九相逢于泗上，晦日同游南山，話舊感歎。又有謝黃師是除夜送酥酒詩，先生上表乞于常州居住，其畧云：「今雖已至泗州，而費用罄竭，見一面前去南京聽候。」朝旨又考騾馱驛試筆云：「正月四日離泗州，則是除夜在泗州明矣。」

八年乙丑，先生年五十。按大全集雜說，騾馱驛試筆云：「今日離泗州，然吾方上書求居常州，及到南京，有放歸陽羨之命，遂居常。五月內復朝奉郎，知登州。再過密州，到郡五日，以禮部郎召到省，半月除



起居舍人。在登州有海市詩。又有別登州舉人詩。有休嫌五日忽忽守之句。

哲宗皇帝元祐元年丙寅先生年五十一以七品服入侍。延和改賜銀緋尋除中書舍人。按志林云先祐元年余爲中書舍人復遷翰林學士知制誥任中書舍人。且奉江寧府司理周種充學官及除內翰。又有舉魯直自代狀。

二年丁卯先生年五十二爲翰林學士。復除侍讀。有作興國寺六祖畫贊。

三年戊辰先生年五十三任翰林學士。有和子由元日省宿致齋白髮蒼顏五十三之句。是年省試先生知貢舉。開院日有與李方叔詩序云。僕與李薦方叔相知久矣。僕領貢舉事。李不得第。愧甚。作詩謝之。又充館伴北使。按先生與陳傳道書云。某頃伴虜使。頗能誦某文。

四年己巳先生年五十四任翰林學士。三月內累章請郡。除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按子由作先生墓志云。宣仁心善先生。辯蔡持正之謗。出郊遣內侍賜龍茶銀。合用前執政恩例。先生以七月三日到杭州任。謝表云。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

言補地仙集 卷之三十八 三十一  
臣相問到任有謁文宣王廟祝文云。昔自太史通  
守是邦。今由禁林。出使浙右。又有謁諸廟祝文先  
生之帥杭也。替林子中。故先生和子中詩有江邊  
遺愛啼斑白之句。是歲子由使契丹。先生有詩送  
之。有寧于若問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及先生  
出牧餘杭。子由代爲學士。

五年庚午。先生年五十五。在杭州任。有論西湖狀及  
論高麗公案。

六年辛未。先生年五十六。在杭州被召。則在杭不過  
二載也。先生之被召也。林子中復來替先生。是以

先生與子中啟有適相先後之說。既到京師。除翰  
林承旨。後待邇英。按子由所作穎濱遺老傳云。先  
生召還本除吏部尚書。復以臣故。改翰林承旨。臣  
之私意。元不違安危。寢臣新命。與兄同備。從官不  
報。侯鯖錄云。先生元祐中。再召入院。作承旨。乃益  
舊擬作衣帶馬表云。枯羸之質。匪伊垂之。帶有餘  
歛退之心。非敢後也。馬不進。數月。以弟嫌。請郡。復  
以舊職知穎州。按先生懷舊別子由詩云。元祐六  
年。予自杭州召還。寓居子由東府。數月。復出領汝  
陰。時予年五十六矣。有到穎未幾。公帑已竭。齋廚

言補地仙集 卷之三十一  
索然戲作數句侯鯖錄云元祐六年冬汝陰久雪  
人饑一日天未明先生簡召議事曰某一夕不寐  
念穎人之饑欲出百餘千造炊餅救之老妻謂某  
曰子昨過陳見傅欽之言僉判在陳賑濟有功不  
問其賑濟之法某遂相招令時面議曰已備矣今  
細民之困不過食與火耳義倉之積穀數千石便  
可支散以救下民作院有炭數萬秤酒務有柴數  
十萬秤依元價賣之可濟中民先生曰吾事濟矣  
遂艸放積欠賑濟奏又奏乞罷黃河夫萬人開本  
州溝瀆從之

七年壬申先生年五十七在穎州按侯鯖錄云元祐

七年正月東坡在汝陰州堂前梅花大開月色鮮

霽王夫人曰春月色勝如秋月色秋月色令人慘悽

春月令人和悅何如召趙德麟輩來飲此花下先

生大喜曰吾不知子亦能詩此真詩家語耳遂召

與飲先生用是語作減字木蘭花有不是秋光只

與離人照斷腸之句已而改知揚州先生之在穎

也與趙德麟同治西湖未幾有維揚之命三月十

六日湖成德麟有詩見懷先生次韻又再和之冷

齋夜話云東坡鎮維揚幕下皆奇豪一日石塔長

老或解院歸西湖坡將僚佐袖中出疏使鼂無咎  
讀之其詞有爲東坡而少留之句已而以兵部尚  
書召復兼侍讀是年南郊先生爲鹵簿使尋遷禮  
部尚書遷端明侍讀學士有讀朱暉傳題文潛語  
後及作醉翁操任兵部尚書日有薦趙德麟狀

八年癸酉先生年五十八任端明侍讀二學士是年  
先生繼室同安郡君王氏卒于京師按先生作西  
方阿彌陀贊序云蘇某之妻王氏元祐八年八月  
四日卒于京師謹按先生初娶通義郡君王氏乃  
同安之堂姊也先生祭王君錫丈人云某始婚姻

公之猶子允有令德天闕莫遂惟公幼女嗣執壘  
篚由是推之通義爲同安之堂姊明矣又有八月  
二十七日建隆章淨館成一絕有坐待宮人畫詔  
回之句後以二學士出知定州九月十四日東府  
雨中作示子由云去年秋雨時我在廣陵歸今年  
中由去白首歸無期蓋定州之除在九月內到定  
州任則有祭韓魏公文

紹聖元年甲戌先生年五十九知定州就任落兩職  
追一官知英州有辭宣聖文行至南康軍再貶寧  
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過虔州有記真君籤說

言齊坡仙集 卷之二十一 二十九 三十八  
云、八月二十一日過虔州、與王巖翁同謁祥符宮、  
又有初入贛州作、又有題天竺樂天石刻云、予年  
幼時、先君自虔州歸、言天竺有樂天詩、今四十七  
年矣、是年十月三日到惠州、寓居嘉祐寺、十二日  
與幼子過同游白水佛迹浴于湯池、又按長短句  
浣溪沙序云、紹聖元年十月十三日與程鄉令侯  
晉叔歸善簿覃汲游大雲寺、野飲松下、設松黃湯、  
作此闕、余家近釀酒、名萬家春、時有虔州鶴田處  
士王原子直、不遠千里來訪、留七十日、乃去、至十  
一月、有戲贈朝雲詩、又有與吳秀才書、吳乃于野

之子、其詩云、過廣州、買得沉檀數斤、定居之後、杜  
門燒香、深念五十九歲之非矣。

二年乙亥、先生年六十、在惠州、有惠州上元夜詩云、  
去年中山府、老病亦宵興、今年江海上、雲房寄山  
僧、以歲月考之、去年甲戌、上元先生知定州、今歲  
乙亥、寓嘉祐僧舍、故有雲房寄山僧之句、是年遷  
居于合江亭、以先生別王子直語觀之、紹聖三年  
十月三日始至惠州、寓于嘉祐寺、明年遷于合江  
之行館、得江樓豁徹之觀、忘幽谷窈窕之趣、三月  
四日、同太守詹範器之等、同游白水山、又有與陳

季常書云到惠州將半年矣

三年丙子先生年六十一在惠州有和陶淵明移居詩云予去歲三月自水東嘉祐寺遷去合江樓迨今年得歸善後墮地數畝父老云古白鶴觀基也意欣然居之營白鶴新居始于是矣當年惠州修東西新橋先生助以犀帶而予由亦以史夫人頃入內所賜金錢數千爲助及橋成日先生有詩落之又有曇秀道人來訪先生而先生題其詩卷云予在廣陵曇秀作詩予和之後五年曇秀來惠州見予時吳遠遊陸道士亦客于先生歲暮以無

酒爲歎七月朝雲卒先生有悼朝雲詩及墓志又于惠州栖禪寺大聖塔葬處作六如亭覆之

四年丁丑先生年六十二在惠州按先生與張天和長官書云賤累閏月初可到又云承問賤累正月未已到贛上矣閏月上旬可到也又按先生丙子年與毛澤民書云長子授韶州仁化令中冬當挈家至此某買得數畝地在白鶴峰上已令斫木陶瓦作屋二十間以此考之先生長子自冬挈家至閏二月方到惠州五月先生謫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則五十九歲惠州客至是六十二歲又

過海也。按志林云：余在惠州，忽被命謫儋耳。太守方子容自攜告身來弔，余曰：此故前定，吾妻沈事僧伽甚誠。一夕夢和尚來辭云：當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有命，今適七十二日矣。豈非前定乎？遂寄家惠州，獨與幼子過渡海。按先生和淵明移居詩序云：丁丑歲，余謫海南，子由亦謫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于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別渡海時，余病疔呻吟，子由亦終夕不寐，因誦淵明詩勸余止酒，乃和元韻，因以贈別。庶幾真止矣。又與楊濟父云：獨與幼子過南來，餘皆留惠州。生事無

損，勞苦萬狀，然胸中亦自有條然處也。今日到海峴地，名遞角場，明日順風，卽過瓊矣。卓吾子曰：此數語，坡公自畫過海圖也。傷哉痛哉！到儋州，有儋州謝表，按子由作先生墓志云：紹聖四年，先生安置昌化，初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甍以助之，爲屋三間。又按先生與程文父推官書云：初至僦官屋，數椽，近復遭迫逐，不免買地結茆。又按先生與陳儒書云：近與兒子結茆數椽居之，勞費不貲矣。賴十數學者助作躬泥水之役，又云：新居在軍城南極湫隘。

言補錄集 卷之三十一  
然則先生居在軍城南隣于天慶觀先生天慶觀  
乳泉賦云吾索居儋耳卜築城南隣于司命之宮  
是也又有枕椰菴銘云宋坡居士謫居儋耳無地  
可居偃息枕椰林中摘葉書銘以記其處

元符元年戊寅先生年六十三在儋州九月四日遊  
天慶觀有信道法智說是年吳子野來訪先生先  
生以詩贈之其序云去歲與子野遊逍遙堂因往  
山西叩羅浮道院宿于臥堂今歲索居儋耳子野  
復來相見又有記筮卦云戊寅十月五日久不得  
子由書憂不去心以周易筮之得渙六三又有記  
諸說云海南以諸爲糧幾米之十六今歲諸菜不  
熟以客舶方至市有米也

二年己卯先生年六十四在儋州時久旱無雨陰翳  
未快至上元夜老書生數人相遇曰良月佳夜先  
生能一出乎先生欣然從之步城西入僧舍歷小  
巷民夷雜掾屠沽紛然歸舍已三鼓矣歸錄其事  
爲己卯夜書是歲閏九月有瓊州進士姜君弼唐  
佐來儋耳從先生學有與姜唐簡云已取天慶觀  
乳泉潑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與共之

三年庚辰先生年六十五在儋州上元日和戊寅違



言補坡仙集 卷之二十八  
字頌詩題後云戊寅上元余在儋耳過子夜出守  
舍作違字韻書今庚辰上元已再期矣家在惠州  
白鶴峰下過子并婦從余來此五月大赦量移廉  
州安置先生在儋食芋飲水作書傳以推明上古  
之絕學嘗與軍使張中同訪黎子雲欲釀錢作屋  
名曰載酒堂又嘗上巳日尋諸生皆出獨與老符  
秀才飲又嘗用過韻與諸生冬至飲酒有愁顏解  
符老壽耳鬪吳公之句注云符吳皆坐客必老符  
秀才與吳子野也又嘗以詩紀春夢婆侯鯖云東  
坡老人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田畝間所歌者皆

言補坡仙集 卷之二十八  
通也。媪婦年七十云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  
矣里人因呼此媪爲春夢婆一日被酒獨行遍至  
子雲諸黎之舍作詩云符老風流可奈何朱顏咸  
盡髻絲多校校每困東隣女換扇惟逢春夢婆凡  
此數者皆先生海外逸事六月過瓊州作惠通泉  
記遂渡海有烏喙詩序云余來儋耳得犬曰烏喙  
予遷合浦過澄邁泅而濟戲作是詩渡海到廉州  
有謝表又有與鄭靖老書云到廉廉守云公已行  
矣志林未成草得書傳十三卷某留此過中秋或  
至片末乃行作木筏下水歷容藤至梧與邁約般

言補坡仙集 卷之三十一  
家三梧相會是歲又有移永州之命按先生謝提  
舉成都府玉局觀表云先自昌化貶所移廉州又  
自廉州移舒州節度副使永州居住移至英州復  
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任便居住經由廣州  
有將至廣州用過字韻寄迨邁二子詩時朱行中  
舍八知廣州又吳子野何崇道穎堂通三長老黃  
明達李公弼林子中自番禺追餞至清遠峽同遊  
廣陵寺乃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自此舟得清  
遠見顧秀才談惠州之美過英州拜玉局之除過  
韶州有次韻狄守李侔詩是年過嶺作詩二首寄  
子由有七年來往我何堪之語蓋先生甲戌謫惠  
州已而過海至是爲七年矣次年正月五日過南  
安軍計先生渡嶺必是歲除

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先生年六十六度嶺北歸作南  
華長老題名記按題中載石鍾山記云建中靖國  
元年正月五日自南陵還過南安軍舊法掾吳君  
示舊所作石鍾山銘爲題其末乃知先生首正過  
南安也正月到虔州有與錢濟明詩云某已到虔  
州二月十間方離此及發虔州過吉州永和鎮清  
都觀有謝道士自言丙子生求詩爲賦一首及爲

言補城仙集 卷之三十一  
作贊并寫清都臺三字中途又爲南安軍作學記  
寫海外所作天慶觀乳泉賦四月舟行至豫章彭  
蠡之間遇成國程夫人忌日廼寫圓通偈云行當  
施廬山有道者又有與胡仁修書云旦夕到儀真  
暫令邁一至常五月行至真州瘴毒大作病暴下  
中止于常州按先生寄朱行中詩有至今不貪寶  
凜然照塵寰之句先生注云前一日夢中作此詩  
寄行中覺而記之自不曉接近日曾端伯百家詩  
選志朱行中事迹云東坡夢中寄朱行中一篇南  
遷絕筆也嗟乎先生之文如萬斛泉源而乃止于

夢中寄行中之作惜哉六月上表請老以本官致  
任七月丁亥卒于常州實七月二十八日也是爲  
徽宗登極之元年辛巳云按子由作先生墓志云  
先生七月被病卒于毘陵吳越之民相與哭于市  
其君子相與弔于家訃聞于四方無賢愚皆咨嗟  
出涕太學之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惠林佛舍嗚呼  
先生文章爲百世之師而忠義尤爲天下大閑加  
之好賢樂善常若不及是宜訃聞之日士民惜哲  
人之萎朝野嗟一鑑之逝皆出于自然不可強而  
致也以次年閏六月葬于汝州郟城縣釣臺鄉上

瑞里

年譜後語

東坡守膠西時熙寧乙卯也任官十九年家日益貧元豐己未于吳興被逮赴獄黃州安置寓居定惠寺遷臨臯亭就亭立南堂辛酉在黃二年以困匱故人馬正卿爲請故營地使躬耕其中所謂東坡者也明年始就東坡築雪堂以居紹聖甲戌寧遠軍之謫惠州安置寓居嘉祐寺就寺立思無邪齋明年遷于合江之行館又明年得歸善後隙地數畝營白鶴新居丁丑新居成未幾謫瓊州于昌化軍安置初僦官屋

爲有司迫逐乃買地城南結茆數椽鄰天慶觀極湫隘嘗偃息枕椰林中摘葉書銘以記其處在僖四年食芋飲水其窮甚矣元符庚辰得赦北歸明年爲建中靖國辛巳七月丁亥卒于昆陵坡公涉世多難如此徐杭汝穎牧守之樂中書翰林侍從之榮定州方面之貴所得幾何而四十五年間南北奔走風波瘴癘之鄉饑餓勞苦曾不得一廛環堵爲終老地是故余讀王宗稷所爲先生年譜深感于心因述方氏所記并著涪紀聞以補年譜之遺云

燕石齋

六傳

安石門事上欲用軾修中書條例安石曰軾與臣所學皆異別試以事可也上又欲用軾起居注安石曰軾非是可獎之人乃寘軾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更科舉使兩制三館議之上得蘇軾議乃止即日召見問政軾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竦然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軾爲考官退擬答以進安石愈恨軾乃乞外通判杭州自杭徙密密有盜未獲安撫司遣使臣領悍卒入境捕盜卒凶暴反以禁物誣民強入人家爭鬪至殺民訴于軾軾投

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悍卒聞之頗用自安不知軾已使人招出戮之矣自密徙徐時河決曹邨匯于城下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吾在是水決不至壞城驅使復入而自杖策入武衛營呼其卒長告之曰事急矣雖禁卒且爲我盡力卒長應曰太守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敢不效命乃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隄首起戲馬臺尾屬于城民乃安徙知湖州以表謝上言事者擿其語以爲誚逮赴御史獄初軾旣補外凡有事不便者頗託事以諷御史舒亶言蘇軾作爲歌詩譏切時事陛下發錢以業貧民則曰羸

得兒奇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  
羣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陛下  
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  
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  
宰臣王珪亦言蘇軾不臣因舉軾咏檜詩曰根到九  
泉無曲處世謂惟有蟄龍知陛下飛龍在天而軾求  
之地下之蟄龍其不臣如此上曰彼是詠檜何預朕  
事張方平范鎮上書救之直舍人院王安禮乘間進  
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語言謫人願陛下無竟其獄  
上曰朕固不深譴特欲申言者路耳遂以黃州團練

副使安置軾幅巾芒屨與田父野老時時相從築室  
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五年神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  
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  
姑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神宗竟不允遂手札移軾  
汝州軾未至汝上書自言有田在常願得移居奏入  
報可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乃漢唐滅亡之  
兆公獨無一言可乎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身在  
外又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此事君之  
常禮耳上之待公本非常禮公所以事上豈可以常  
禮自處耶安石乃厲聲曰某須說又曰人須知行一

不義以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軾戲答曰今之君子爭歲年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矣至常以哲宗卽位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爲禮部郎中軾舊善門下侍郎司馬光及知樞密院章惇惇每以謔侮困光光苦之軾見惇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主納之夫詐靖且不可慢况君實乎元祐二年遷中書舍人時光方議改免役爲差役差役行于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廩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挾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

先帝知其然故爲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後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顧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光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軾與其選獨以實告嘗見光政事堂條陳不可狀光忿然不樂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復除侍讀嘗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爲何官曰臣爲常州團練副使今爲何官曰臣今爲罪翰林學士后曰何以至此曰遭遇太皇太

后皇陛下曰非也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由他途以進后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三年權知禮部貢舉嘗侍上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當軸者恨之四年復出知杭州杭本近海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于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浚故湖水足用至宋廢而不理湖中葑積

爲田一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于江潮潮渾濁多淤河行闔閭中三年一淘爲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軾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潮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湖水蓄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又聞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將安所寘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爲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爲行有便矣又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艸葑田若去爲人種菱收其利以備修湖可也乃取救荒之



言補城仙集 卷之三  
餘得錢文萬貫糧數萬石復請于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有堤成植芙蓉其上望之如雲錦杭人名之曰蘇公堤焉軾二十年再蒞此州有德于其人以故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六年召入爲翰林承旨復侍邇英時三黨之論起矣御史復攻軾軾懼乃復請外出守穎州七年徙揚州未闌歲以兵部尚書召還尋遷禮部復兼二學士至是又復乞一郡自劾八年知定州紹聖元年軾坐爲中書舍人日州呂惠卿降官制云均輸之政自同于商賈手實之禍下及于雞豚先皇帝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鯨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

言者誣以謫訕復謫知英州安置惠州軾以少子遷自隨居三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軾初至僦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乃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甕以助軾元符三年大赦北還將居許病暑暴下乃止于常建中靖國元年六月軾病遂不起葬于汝州郟城縣軾初好賈誼陸贄書旣而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于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于所當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故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也流晚歲讀易作易傳未究疾革命軾述其志

卒以書復作論語說最後居海南作書傳既成三書撰之歎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君子當知我矣高宗卽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爲禮部尚書又以其文寘左右初畢仲游舉進士召試學士院蘇軾異其文擢爲第一仲游因貽書與軾曰言語之累不特口出者爲是其形于詩歌賦頌託于碑銘著于序記者皆是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是人所非是殆猶抱石而救溺也仲游士安之孫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矣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嗟夫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爲尚得爲軾哉